

勞動文藝叢書

工会主席席

小說

周均著

勞動出版社出版
北京華東總店發行



1 6)

2,600

一團團香煙的煙圈，把工會辦公室，薰得好比布機間一樣。椅子裏、櫃子上，到處都是人。有的進來，有的出去，一個個都像要忙出火來。

「咳，梅銀素呢？——上哪去了？」

大家都在問，大家都不知道。

通知開會的時間是九點，牆上的電鐘，一突一突走到了九點二十五分。——連工會主席的影子還沒看見，這不是要命嗎！

第三發人出動去找工會主席了。

文教委員，又是青年團總支書，躬着屁股寫快報，不住用手到臉上抹汗。全身忽然像起重機一樣，轉向雙人寫字檯裏邊。

「我弄不明白，到底開組長會呢？還是開執委會？」

工會文書，正埋頭在綠罩子檯燈底下，滴瀝搭拉算賬。抬起眉毛，從眼鏡框子上面，看見文教委員的臉上，墨一塊，黑一塊，忍不住好笑。

「聽說，……唔，是開組長會。」

那邊，「冲天炮」包洪山，抱住自己兩個膝饅頭，佔據了半個檯面，「各東」，跳下地板，叫起來：

「尋什麼斷命開心，不開執委會早點講一聲！——生產不要緊嗎？生活做了一半停起，到這裏來守魂呀！」

這時忽聽一聲喊：

「呵！主席來囉！」

全部頭頸唰地轉朝門外。

工會主席梅銀素，一趑一趑，急呼呼地進來。來不及這邊點頭，那邊招呼，一直衝到小寫字檯前。伸手一拉，抽屜開了。——咦？沒鎖好？——哦！少說點，來拉過五次了，鑰匙圈丟在工房裏，每次總是沒空去拿。「孔！」又把抽屜推上，回

過頭來便向外跑。一面像開了「幫浦」（一種引擎）似地說：

「各位執行委員，都到二樓參加組長會去，討論同老闆交涉工資代辦米的事
情。——執委會沒時間開了。……」

正要出門，給人攔住啦。

「銀素，明天又是發米發工錢日子，已經欠過兩期了，這一期無論如何要老闆
發呀！」

梅銀素眉毛打結了。

「啊呀！不是說過到組長會上討論嗎？」

「下午到公司裏去同老闆交涉，那些人去？」

「我去吧。」

包洪山搶到面前。

「又是你一個人去？」

眉毛間的結子收得更緊了。

「依你說，把一個廠的人都開得去？真是……」

她右腳跨過門檻了。

「你打算怎麼同老闆交涉？」

「組長會上談吧！……」

說着已到了門外。——全廠子把人，要是讓每個人都嘈嚇不清，那還了得！

文書跌跌撞撞喊出來：

「梅同志！」

「又什麼事？」

文書連忙送過去一張油印字條。

「你看，……呃，這派誰去？」

順着文書的手指頭望下去，原來是總工會的通知。——召集私營廠工會幹部開會，傳達勞資協商的指示，時間是下午一點。

「啊呀！就是今天？……這麼快！」

「噯，它上面說，去個代表。呃，梅同志，哪一個執委去好？」

「唔，勞資協商，又是個原則問題。」

圓眼睛朝上，把每個執委，拿來在腦子裏衡量一番。——唉！竟沒一個能掌握原則的！——猛搖一回頭，下了個決心：

「還是我去吧。」

文書側着頭，端詳了她好一會。

「你不是要到公司裏同老闆交涉嗎？——不去啦？」

「去！那怎麼好不去！公司約好五點鐘，總工會出來再去正好。」

這下子真的走了，再沒回頭。屋裏的人，這個搖頭，那個咂嘴。

「一天到晚，逗五逗六，也不知忙點啥！」

「工資米不好馬而哈之的！車間裏要是鬧起來怎麼吃得消哇？……」

「你急個卵！事情藏在人家袋袋裏，都是她一個人肚皮經，大家跟在她屁股後

面轉就是了！」

「也不能這末說，上級任務多，她不着急嗎？」

「任務多，也好同大家商量商量呀！」

咳，一提起這位「百搭」主席，牢騷就發不完！會議沒有她開不好，工作沒有

她辦不成，大小事情都要她「茄」一脚，倒成了藥店裏的甘草了！

幹部們幾次想在會上提意見，可是轉念一想，也就是作風不好，人倒是赤膽忠心爲大家的，想想還是算了。怪不有到人在背後替她取了個外號，叫做「蠻辛苦」，意思說她「辛苦是辛苦，就是不討好。」

文書收拾好了賬簿，說：

「請大家到樓上開會去吧！」

包洪山直着嗓子跳起來。

「不開！不開！生活不要做了？讓她一個人包辦去！」

他長條條個子，像根槓棒，晃頭晃腦，吵上車間去了。

文教委員把毛筆擱了，一頭追了出去。

「冲天炮，怎麼又發起炮性子來了！」

二

梅銀素進工房去找鑰匙。「登登登登」，到了自己牀前，把被子三牽兩抖，抱

起來，塞到旁邊舖上。順手去掀被單，被單掀過掀褥子，褥子掀過掀蓆條，蓆條掀過，露出鐵床的格子鐵皮，再沒什麼好掀了，只是沒見那鑰匙圈。於是又一件件倒退還原。——唔？床頭「索落落」響！翻開枕頭一看，呵！一大串鑰匙，乖乖地躺在三隻襪子中間。

鑰匙送進袋裏，——她自己做了個鬼臉，忍不住「嗯哼」笑了，拈起襪子捲成團，掀在門角落的鉛桶裏。黃灰灰的水，咕嚕嚕泛起兩個水泡。——唉！下面四套襪衣裳，浸了兩夜了。

平常，姊妹們放下絨線針，搶了幫她洗。她想，大家在機器旁邊站了十個鐘頭，臨了，還要人家爲自己出勞動力，她死也不肯。情願把襪衣裳東藏西藏，可總是給人翻出來。後來，竟差一點爲這事同人扳臉，大家才只好不再動她的。襪衣裳常常幾天幾天浸着，身上沒換的，就借人家的穿，把白襯衣又快穿成灰襯衣了。

唉，想想那股忙頭勢，自己也覺得好笑：唔，早晨洗臉，時常三揩兩抹，頭也不梳、牙也不刷。不怕笑話，還不知那天進的浴間呢！身上一股汗酸臭，實在近不得人！……每次拿了工錢，總是請人帶回去，自己一個月難得回家一趟。

怎麼會忙成這樣的？自己也弄不靈清。比方近幾天，廠裏棉花快斷檔了，工資代辦米欠了兩期，上級教成立勞資協商會，還要組織學習，……任務加在一起，總共十一條！不多不少，十一條任務！——單說眼前吧：報館裏新聞記者，等在會客室裏，要了解勞資關係；門房間和一部份工役同志，自動要求學習，等着去講話；下午去總工會，還要去公司同老闆交涉；馬上又要開小組長會。——要是懂分身法，那有多好呀！

一天到晚開不完的會，好比那馬路上的車子，一輛緊跟着一輛，直開得她像喝醉了酒一般。弄得日子也不知怎麼過的，眼睛一眨，日頭便從台灣豁到西藏去了！黨裏面也檢討過多少回了，說她「事務主義」、包辦代替，以後要發動羣衆大家來。上級也一再關照，要相信羣衆，不可以辛辛苦苦、脫離了羣衆。——其實這些道理她也懂，難道誰有包辦的癮嗎？可是，上級既交下這末多任務，還能不能完成嗎？大家既然選出自己脫離生產，要是有了什麼工作，還是時常要去麻煩大家，那麼工會主席要他做啥個用呢？再說，有許多事情，自己不出面，也實在沒法辦好。那趙，紗廠吵着布廠工錢大，要求提升工資，生產委員像個老奶奶，橫一勸，

豎一說，反而弄僵了，還是她親自去發了通脾氣：

「這是什麼時候，要加工錢！……不要吵，統統去做生活！」

幾句話，說得大家都生產去了。——要靠他們解決，哼！鬧到年三十夜也沒清頭！今天他們又想一同去和老闆交涉了；萬一違反了政策，逼跑了老闆，誰負得了責任？

「銀素！」一種熟悉的聲音驚醒了正在呆想的她。

抬頭一看，原來是支部書記「大阿姊」站在面前。

「大阿姊，叫我有事嗎？」

支部書記見她頭髮披了下來，遮住小半個臉，便到自己頭上摸下一個夾子，替梅銀素攏攏頭髮，順手夾上。

「剛才我們開了支委會，……」

「啊呀，我怎麼不知道！」

「不要緊，臨時召集的，爲工資代辦米的事。沒有找着你，我此刻告訴你一樣的。」

梅銀素睜圓了眼睛。

「支委會怎麼決定？」

忽然，「拍踢拍踢」樓板響，不少人喊着她的名字。

「有人叫你呢。」

「不理它，你講吧！」

「那不好，你還是去吧。——哦，銀素，有句話問你，組長會打算怎麼開？準備好了沒有？」

第四發人氣咻咻來催促去開會，一片賊喊喧嘩。

「銀素阿姊，快點，快點！再不開，人都要跑光了。」

銀素被人七推八擁，歪過頭來向後回答：

「大阿姊，呃，開起來看吧。……」

三

梅銀素跨進了二樓會議室。會場一片嘈囂雜雜，棉花毛和熱氣滾來滾去，邊上

有幾個人站着。她一看，是椅子不夠。一轉身。又托落托落下樓去了。

「一個半鐘頭等掉了，到底開不開呀！」

空通，空通，敲桌子。敲一記，叫一聲：

「開會，開會，……」

當中的檯子上立上一個小姑娘，用兩隻手圈住嘴尖聲叫起來：

「蠻辛苦，請你幫幫忙好哦？」

頭一擺一擺，兩條小辮子在宕鞦韆。

旁邊飛快跳上一人，雙手在圍腰上擦了擦，舉到頭前直搖，臉上一本正經。

「啊呀！又什麼事？我沒有空呀！」

裝得和梅銀素一式一樣。引得全場轟笑起來，笑得有的揪住肚子，有的倒在別人身上。

「阿唷！……阿唷！……」

窗玻璃搖得叮叮哈哈叫。

第五發人出動去找主席。——在樓梯轉角處，看見有兩張笨榻榻的長大櫈（飯

堂裏用的)，壓在一個人身上。那人靠在黃漆扶手上，張開嘴唇，在兩隻機腳中間嘿味嘿味地喘氣。——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工會主席。

主席好容易正式進入會場，開會。

她擠到台前，把眼睛向四面一掃，滿耳朵的人聲，頓時平靜下來。正要打開話匣子。——講什麼呢？——忽然想起，支部裏時常關照，要走羣衆路線，便說：

「你們有什麼意見，先發表發表。」

組長們你望我、我看她，會場裏靜得像停工日子。

大阿姊和幾位黨員急出汗來，因為事先沒有聯系好，也不知「發表」什麼好。——靜默五分鐘，六分鐘，七分鐘，……這算開的什麼會呀！

第五排座裏第四個，人家都叫她「三姐」的，雄糾糾立起，眼睛向橫裏一瞟，沖頭沖腦地說：

「意見提過十頭八趟，馬桶間還是沒有修好哇！馬桶間裏冰漫金山，龍頭水淌到車間裏來。啊唷！一點衛生也不講，還生產咧！」

說得全場哈哈大笑。

這還成什麼話！連這點紗頭般的事也拿到會上來談！

「我有個意見！」後面角落裏綢紗間一個接頭女工說：「工會光叫我們生產，機器不來研究，我們死在衙堂裏也沒人曉得！」

「啥道理要欠工錢、代辦米？」粗紗上的一個老女工沙聲沙氣說：「家裏沒得吃了，還飽叫我們餓了肚子生產嗎？」

這一來，「發表」的人可多了。

「對，對，不能白替老闆做生活！」

「明天工錢、米有得發吧？」

「再不發，就擺下來（罷工）！」

主席大吼了一聲：

「誰說擺下來？」

大家都去尋那說「擺下來」的人。

主席板着臉。

「關於工資、代辦米，我們工會一定去同老闆交涉，你們只要把生活做做

好！……」

接着講解起目前的困難，從困難到國際國內局勢，從局勢到「勞資兩利」的政策，從政策到工人階級的責任，從責任到……，恨不得把歷次聽的報告，一鐵鎚統統裝進組長們的耳朵；恨不得用手一下子把他們的腦子扭過來。

大家自然不再「發表」，只看着主席一人，像要衝碎頂上的電燈泡那樣，用拳頭從頭髮邊向上一舉一舉，臉上直冒熱氣。

到處嚙嚙索索，開起「小組會」來。

「她不吃力嗎？」

「人家有勁呢！」

「多講點啥！講又講不飽肚子。」

「看這樣子，明天工資米恐怕又靠不住了！」

組長們肚子裏漸漸唱起空城計來，大部份東倒西歪，有的把下巴頰子一記一記去撞桌子，發出軒聲，有的索性悄悄地開了小差。

正講到精彩處，窗子外面露出胖子茶房的西瓜頭，像麵館店裏跑堂的叫道：

「梅銀素同志，電話！」

梅銀素急急揮了揮手。

「知道了！」

四

聽說組長會開完了，門房間的大個子門警，把參加學習的人召集攏，去請工會主席來講話。工會裏，不在，說她聽電話去了。趕到寫字間電話座機旁邊，沒有，又說看見她同「老肺病」走了。……大個子滴溜轉地去尋，碰到許多也在滴溜轉尋主席的人。

「人呢？」

「沒看見哇！」

「唉！比尋根三分洋釘還要難。」

大個子走過廠長室門口，聽到換氣窗裏傳出主席氣汹汹的聲音：

「……他這肺病，不是替廠裏做出來的嗎？廠裏不能推了不管！」